

# 寻找前世之旅

XUNZHAO 下  
QIANSHI ZHILÜ

Vivibear◎著

继《梦回大清》后，时空穿越小说第二个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  
腾讯网第二届原创大赛“读者最喜爱的作品”首月票榜冠军



第二届作家杯

推荐出版  
<http://yc.qq.com>

网络媒体支持:



欢迎加入作者QQ群:

群1: 7442241

群2: 9961727

原创网站支持:



策 划: 邵 玲 侯 开

责任编辑: 陈舒植 俞 芸

美术编辑: 李定斌

责任校对: 陈舒植 伊春萍 周文娟

封面设计: 8080 · 小贾

目录 | .  
CONTENTS | .

第六卷 落樱抄

- 1 第一章 文车妖妃
- 6 第二章 平安京
- 11 第三章 阴阳师
- 18 第四章 百鬼夜行
- 24 第五章 安倍晴明
- 29 第六章 平安王宫
- 35 第七章 白粉姥姥
- 41 第八章 乞巧节
- 50 第九章 酒吞童子
- 54 第十章 犬神
- 61 第十一章 樱花落雨

第七卷 天方夜谭

- 67 第一章 一千零一夜
- 72 第二章 阿拉伯王子
- 78 第三章 阿拉伯后宫
- 85 第四章 侍寝
- 92 第五章 魔王流迦
- 99 第六章 飞来横祸
- 106 第七章 魔王的宠物
- 112 第八章 冰泉之水
- 118 第九章 所罗门王
- 123 第十章 爱情的火焰
- 129 第十一章 往事如沙

**第八卷 恒河落日**


- 137 第一章 似是故人来  
 142 第二章 重逢  
 148 第三章 古印度妓院  
 153 第四章 人如莲花  
 158 第五章 轮回  
 164 第六章 谁是宿命之人  
 171 第七章 试练  
 177 第八章 横生枝节  
 182 第九章 恒河落日

**第九卷 通往冥界之路**

- 189 第一章 通往冥界之路  
 195 第二章 八狱（上）  
 201 第三章 八狱（下）  
 206 第四章 奇怪的少年  
 212 第五章 冥王  
 217 第六章 弹琴的男人  
 222 第七章 冥王的宴会  
 229 第八章 冥后的秘密  
 237 第九章 真相


**终卷 天界，宿命的终结**

- 243 第一章 飞鸟的苏醒  
 251 第二章 没有委托人的任务  
 257 第三章 天界  
 264 第四章 沙卡殿下  
 273 第五章 天宫  
 280 第六章 遇险  
 287 第七章 选妃  
 294 第八章 混乱  
 301 第九章 杀戮  
 309 第十章 谜底



## 第六卷

# 落樱抄



## 第一章 文车妖妃

冥界，由冥王所统治的阴暗深邃的死亡之国。八狱、三谷、十壤、四圈，在那个黑暗绵延不绝、死惧永无止境的地狱世界里，充斥着人类世界中不可知的恐怖。

可是，那里却生长着，唯一能救飞鸟的花朵——曼珠沙华。

“师父，我想去。”在沉默了一会儿后，我还是说出了这句话。如果不是我的疏忽，如果我能及时阻止杜莲，也许一切就不会发生，我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。所以，无论去哪里，就算是冥界，我也要闯一闯。

司音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，仿佛陷入了一种奇异的情绪中，脸上的表情也在不停地变幻。

“师父，我想去。”我不得不又提高音量说了一遍。

他像是忽然反应过来，牢牢地盯着我，一言不发。司音这个样子让我感到有点不安，我刚要再说话，他的脸色已经恢复了以往的平静，淡淡道：“现在不能去。”

“现在不能去？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去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司音冷然道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

“我不出去。师父，为什么？你有送我们穿越时空的能力，难道就没有送我到冥界的能力吗？还有你身为我们的师父，我们有危险的时候你又在哪里？从来也不见你出现，你收养我和飞鸟就只是为你做事，是死是活都不关你的事吗？！”我终于忍不住把心里的疑惑都发泄出来了。

司音脸色微变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上前一步：“我说，你收养我们只是利用我们，利用我们替你搜集那些莫名其妙的眼泪！”

司音眼中闪过一丝怒意，沉声道：“我是不能帮助你们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，你倒是告诉我原因啊！”我开始口不择言，“告诉我为什么要搜集眼泪，要到什么时候为止？一辈子吗？到死为止吗？还是下一辈子也要继续？”

司音的身子轻轻一震，忽然伸手把我揽入了怀中，我恼怒地想要推开他，



他却反常地紧紧抱着不放，低低道：“对不起。”我吃了一惊，是我听错了吗？师父竟然对我说对不起。可是，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？

“我要去，师父，我要去冥界，我要救飞鸟。”我低低地恳求道。

“小隐，冷静点，我当然也想救飞鸟，但是在搜集到足够的眼泪之前，我是不能送你去冥界的。”司音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“那就是说，搜集到足够的眼泪后，你就能送我去冥界？”我抬头望着他问道。

司音的异色双眸泛起一丝复杂的神色：“你真要去？”

我重重点了点头。

“就算你不愿意，到时也要去那里。”他低低说了一句。

我愣了愣，我想师父的意思是等我死的时候吧，每个人都是会去冥界的。

“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搜集到足够的眼泪？”

“快了。”司音轻轻叹了一口气，

他松开了我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我又望向了飞鸟，轻轻理了理他的头发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绝不会让他一直沉睡下去。

只是，我心里的疑惑却越来越多，就算我和琉克勒茜长得相像是个巧合，那么我为什么能戴她的项链？想起杜莲生前的话，我心里一动，难道我和冥界有什么关系，所以我才可以戴上那条有冥河之水的项链？

那么撒那特思又为什么会出现？难道他也和这条项链有关？我的封印为什么又能解开呢？

带着一肚子的疑惑，我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在经过司音的房间时，我发现他的房门半掩着，探头一看，司音坐在那里，手中拿的正是那个装眼泪的蓝色水晶瓶。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那个瓶子，好像在回忆着什么，一脸的温柔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司音如此温柔的表情，正诧异时，却见他的温柔之色迅速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痛苦的神情，他的手指微微发颤，瓶子也开始轻微颤动。

“师父！”我忍不住叫了他一声。

他听见我的声音，立刻从困扰的情绪中分离出来，淡淡道：“怎么了？还不去休息？”

我看着瓶子，低声问道：“师父，瓶子里的眼泪什么时候才能装满？”

司音还是凝视着那个瓶子，道：“这个瓶子叫做无量瓶，无论放多少眼泪进去，它总是不会满，只有等到它变成白色时，就表示只要再加一滴眼泪就满了。到时一切都结束了。”

“那，等眼泪满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”我盯着那个瓶子问道。

司音没有回答我，默然了一会儿，道：“你去休息吧，很快就会有新的委托人到来。”我知道再问下去司音也不会告诉我，只好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了房间。到底有谁能解答这些疑惑呢？

在等待委托人的这几天里，司音把我体内的毒全部清除了。

三天后，新的委托人果然登门了。这次来的是位三十几岁的女人，她妆容



雅致，打扮得体，一看就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女性。只不过，这一切都难以掩饰她脸上流露的忧虑之色。

一进门她就被司音的容貌迷惑了，几分钟后，才回过神来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叫林悦，结婚已经快十年了，家里人一直想要个男孩，头胎医院查出来是个男孩，谁知不久之后就小产了，本来以为是个意外，没想到后来怀了两胎男孩，也都小产了。这次是我的第四胎了，医生说如果再小产的话，我，我恐怕再也不会有小孩了……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轻轻按住了自己的腹部，眼眶已经泛红。

“而且，每次在我小产之前，都会听到一个女人的笑声，那笑声好可怕。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前不久做梦梦到你们的茶馆，我就想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的有。”

“你听到那女人的笑声时，孩子一般有多大了。”司音开口问道。

“大概六个月……”林悦眼眶更红，“这一胎刚刚三个月。”

“明白了，我们会替你解决的，不过你也知道，你的代价就是付出一滴眼泪。”司音一边说着，一边拿起了桌子上的茶杯。

“如果能保住我的孩子，不要说一滴眼泪，要我的命都行。”林悦神情激动地说道。

司音喝了一口茶，淡淡道：“并不需要你的命，你先回去吧，到时我会通知你的。”

看着林悦出去，我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忙道：“师父，你还不知道她的宿命根源在什么时代呢！”

司音放下了茶杯，看了看我：“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女人的宿命根源。”

“很快就知道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司音没有再理我，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。

周围一片安静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的身上忽然起了一阵寒意，身边似乎有一阵冷风吹过，很不对劲，我感到现在在这个房间，除了我和司音，好像，还有第三个——生物。

“师……”我刚要说话，司音制止了我，忽然开口道：“既然来了，怎么还不现身？”果然是有别的生物存在。只见房间一角升起了一缕红色的烟雾，伴随着一阵阴森森的冷笑声，红烟中缓缓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能相信有这样美艳的女鬼。长发如同瀑布一样泻到地上，秀眉微挑，凤眼妩媚，只是整张脸呈现出一种死人才有的青灰色，在一袭华丽的十二单衣的映衬下，更是显得格外诡异。

是——日本的女鬼吗？

正在我疑惑的时候，听见司音说了句：“你一直缠着那个女人是有原因的，文车妖妃？”

我大吃一惊，什么，眼前的这个女鬼是文车妖妃？我记得，在日本的女鬼





中，她也算是颇为有名的。她生前是日本平安时代村上天皇的宠妃，风华绝代的佳人，被当时天皇身边另外一位宠妃藤原元方之女佑姬所嫉妒。村上天皇平生最大的夙愿便是早得子嗣，但天不遂人愿，其后宫三千佳丽竟无一人怀有龙种——因此，谁能诞下第一皇子便成为了宫廷上下最为关注的事情。所以当文车妃产下第一皇子的同时，因嫉妒成狂的佑姬幽禁了她，并把婴儿杀掉喂了狗。文车妃因此而发疯，并在死前用血写下诅咒，化身为厉鬼。后来佑姬生下的儿子广平亲王也在一次意外中猝死，传说就是文车妖妃在作祟。

“如果我没猜错，那个女人应该就是佑姬的转世吧。”司音紧接着又说了一句。

文车妃那青灰色的脸愈发黯淡，眼中闪过一丝恨意，哑声道：“不错，那个贱人，不管投几次胎，我都能认出她！”

“那么她的孩子？”我心里一惊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些孩子岂不是都是因为她的关系才……

“不错，我不会放过她，我不会让她生下男孩，我也要让她尝尝这个滋味，每一世，都让她饱尝丧子之痛，哈哈！”文车妃狂笑起来，笑了一阵，她又停了下来，目露凶光，恶狠狠道，“所以我不会让你们帮她，凭什么让她从此解脱！”

“不仅仅是她解脱，你也能解脱，我一定阻止佑姬杀死你的儿子，一切都会重来，你也不必化身为鬼，可以重新投胎为人，有什么不好！”我冲着她大声道。

“解脱？那么我这一千多年的痛苦又怎么算！就算一切重来，我的苦难道都白受了吗？”她的声音尖厉起来，脸色一沉，又恻恻地笑了起来，“这一千年来，我可是不停地寻找这个贱人的转世，只要她转世为女人，只要她怀上男婴，我就绝对不会让她生下来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”

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这个女人的怨气也太大了，这一千多年，她不知扼杀了多少男婴，好可怕的女人……

“既然她委托了，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帮她解决。”司音淡淡然道。

“我不要重来，我宁可让大家一起继续痛苦下去！”她眼中凶光乍现，满头长发犹如乱草一般疯长，蛇一般地缠绕住了我和司音。司音似乎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口中不知念了一句什么，文车妃的脸色大变，黑色的长发忽然断开，无力地从我们身上滑到了地上。

她颇为忌惮地盯着司音，刚想说什么，司音已经掏出了符咒，迅速将她封印起来。“文车妃，在小隐回来之前就委屈你了。”司音一边说着，一边将符咒放入怀中。

“可是师父，如果救了文车妃的孩子，那么她的孩子做了东宫……”

“这个孩子并不会成为天皇。”

“只要能活下来就好了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道，“师父，我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“这一次是什么年代？”

“公元 950 年。”

“噢？那时唐朝已经灭亡，国内刚好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吧？”我脱口道。

司音点点头。

五代十国，中国历史上也算是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吧，不过我要去的地方是日本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

回到房间里，文车妃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。其实她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，虽然改变了这些委托人的前世，改变了他们将来的命运，一切重新开始，但是以前他们所遭受的那一切不是还存在过的吗？他们毕竟经历了那一切。

真的，有点复杂。



## 第二章 平安京

半夜，我忽然被一阵压抑的呻吟声吵醒，是从司音房间发出来的。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披上件衣服就往司音的房间走去，难道是他的那个病又犯了？

推开司音房间的门，我一眼看见司音脸色苍白，紧咬下唇，仿佛在隐忍着巨大的痛苦，果然是他的病发作了。很奇怪，每一年，司音都会发一次这样的病，而且是毫无征兆，也无药可治，但三天后就会恢复正常。

“师父。”我低低喊了一声，一看他的额上全是密密的细汗，赶紧出门去端了一盆水，拿了一条毛巾进来。我将毛巾浸过水，再绞干，轻轻地擦拭他的额头。

看得出他很难受，身上的睡衣似乎已经全湿透了。

“师父，你还好吗？要不要喝水？”以前每次他发作，都是飞鸟在他身边，所以我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这个样子的他。虽然已经习惯了他的每年一发，但看着神一般的司音居然也有这样的时候，心里也不免有些不安。

他摇了摇头，抬眼望了我一下，那一瞬间，我忽然觉得他的眼神好陌生，而且那双眼眸中闪动着我不懂的神色，

“出去吧，小隐。”他低下头沉声道。

“可是师父，你这样……”

“出去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司音又一次抬起头来，盯着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出去。”我吃了一惊，不知是不是我眼花，司音的眼眸居然变成了金色。我赶紧揉了揉眼睛，再一看，还是原来的异色双眸，我果然眼花了，司音怎么可能会有金色的眼睛呢。

“那，师父，我把毛巾和水放在那里，你自己擦一下。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离开了他的房间，关上了房门。

我想我需要休息，我可能是太累了。

第二天，司音似乎好了一点，我本来想等他病好再说，但他说没有关系，还是照常把我送往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都城——平安京。

京都，又要去了吗？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，总司那温暖清澈的笑容又浮现在了我的面前，不过这一次的京都，却没有那个让人心疼的少年了。

在水晶发出绚烂的光芒之后，我又继续开始了我的时空之旅。



这里是平安京？醒过来之后，我睁开眼睛愕然地看着周围，明明就是中国式的楼台建筑，四周的行人也都穿着唐服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从我身边走过的人说的是我熟悉的话语——汉语。

奇怪了，难道平安京模仿我们国家模仿得这样彻底？不可能，在当时的日本，汉文是只有贵族才能学的，怎么可能这样普及？

我心里一个激灵，忙拉住了身边一个年轻女子：“请问这里是哪里？”

那女子颇为惊讶地看了看我道：“这里是福州。”

福州？我一惊，福州不就是在中国吗？

“那么请问现在的年号？”

“保大八年。”

保大八年？我迅速地回忆着，保大八年，好像是历史上南唐的年号，那么就是说我的确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司音的病影响了他的法术，所以才出现这么大的误差？

不过保大八年，好像就是公元950年，时间似乎没错，只是空间上差了很多。

算了，既然来了，总有办法去日本吧？虽然唐朝已经灭亡，但这个时期日本和中国沿海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往来还是很频繁的。对了，可以搭船去平安京。

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情又平复下来，去当铺换了一些铜钱。五代十国时期，货币一片混乱，南唐仍然沿用着之前的开元通宝。接着我又去买了一身简单的唐装。虽然已经改朝换代，但路上的行人所穿的依旧是唐装，看来，很多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。

我在一家酒楼里吃了些东西，又买了一些干粮，就匆匆往码头走去。

码头上人倒不少，可船只却不多，海面上只零零落落地停着几艘船。前方不远处聚着一大群人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拨开人群，挤到船头，却见一个船家打扮的男子正往下赶一个年轻女孩。

“下去，下去，这么几十文钱就想搭船去和国。”那男人没好气地说道。

“船家，求求你，我一定要去和国。”那女孩紧紧抓住了船帮，继续恳求道。

我听到那男人的话，不由得心里一喜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这艘船正要往日本，只是那个女孩怎么也会这样执著地去日本呢？这个时代的女子孤身一人去异国他乡似乎有些奇怪。看那个女孩大概十七八岁，容貌姣好，气质清雅，淡淡得犹如一朵玉兰花，只是脸色苍白，仿佛患了什么病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对她莫名地有了好感。

“船家，我也想搭船去和国。”我上一步道。

还不等那船家回答，我已经从口袋里倒出了一半的铜钱，那船家立刻就满面堆笑，连连点头。



“等一下，还要加上她。”我指了指那个女孩，看他犹豫了一下，我又说道，“即使加上她，还是绰绰有余吧。”

他只思索了几秒：“上船吧。”

那女孩不敢相信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没回过神来。

“你到底去是不去？”我上了船朝她喊了一声，她这才回过神，赶紧向我走来，我伸手一拉，把她拉上了船。

“谢，谢谢。”她轻声道。

“不用谢了，正好我们能做个伴儿呢。”我笑了笑。

她抬起脸，浅浅一笑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毕竟年龄相仿，我们很快就混熟了。

“我叫叶隐，你呢？”我和她住在一个房间里，倒也不错，这一路正好有人陪我说话。

“我叫沙罗。”她低低道。

“沙罗，很特别的名字呢。”我看了看她，这个名字似乎不像个中国古代名字。

“嗯，听娘说，是我爹取的，我爹很喜欢沙罗双树。”

“沙罗双树？好像是佛教中的一种双生植物呢，我想你爹一定很喜欢你娘，所以才给你取了这个名字。”我笑着打趣她。她的眼神渐渐黯淡下去，忽然皱了皱眉，捧住了胸口，似乎被剧痛缠身，口中发出低低的呻吟声，

“你没事吧？沙罗！”我被她吓了一跳，她连忙摆了摆手，轻声道：“老毛病了，没，没有关系。”

过了好一阵子，她才慢慢好转，脸色却越发苍白。

“我说沙罗，你这样的身体为什么要去日——去和国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她看了看我，沉默了一会儿道：“我去找我爹。”

“你爹？你爹在和国？”我瞪大了眼睛，吃惊地问道。

听了她的诉说，我这才了解，原来她的父亲是日本的一个贵族，早年来中国游历时认识了沙罗的娘，从此留在了中国。没想到在沙罗出生一年后，国内政局日益混乱，而沙罗的父亲被一封家里人病危的书信召回日本后，就音讯全无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原来是一段乱世中的异国恋……

“可是，你怎么现在才想到去找你父亲？”

她垂下眼睑，低声道：“我娘刚刚去世了，临死前她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和爹相认。再加上听说吴越的兵马很快要打到福州了，所以我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，放心吧，你一定会找到你爹的。”我安慰她道。看着沙罗虚弱的身体，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保护她的念头。

“小隐，你说，我爹是不是已经忘了我娘了？”她忽然幽幽问道。

“怎么会呢，一定有误会吧，别多想了，早点休息吧。”我虽然是这样安慰



她，但心里也有几分怀疑，毕竟这个世上多的是痴情女子负心汉，她爹爹这样一去十几年不回来，多半是另结新欢了吧。

在船上已经过了三四天，沙罗的身体不知是不是经受不了海浪的颠簸，一日比一日虚弱。她的病情似乎越来越重，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真的担心她撑不到日本，撑不到见她爹一面。

快要到日本的前几日，沙罗的病情忽然恶化，我又着急又难过，可却又根本无计可施。

“沙罗，你振作点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我一边安慰她，心中却涌起了莫名的恐惧，又要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我眼前消失了吗？以前是总司，现在是沙罗？

她挣扎着从脖子上解下一块勾玉，低声道：“小隐，我俩相识也是一场缘分，这是我爹爹在我出生的时候亲手给我挂上的，你到了和国后，帮我交给我爹。”

“笨蛋，你不会有事的。”我的鼻子开始发酸。

“记着，我爹的名字叫做贺茂忠兼，拜托了，小隐。”她话刚说完，就拼命地开始喘气，看着她痛苦的样子，我心如刀绞。

“答应我，小隐。一定，一定要问问我爹为什么，为什么不回来……”她紧紧抓住了我的手。我握着她的手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她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慢慢合上了眼睛。

感觉到她的手一松，我立刻用力拉住了她的手，温暖的感觉依旧，只是一缕红颜，就此烟消云散。

沙罗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爹，一定会问他你想要问的事情，一定。

平安京，我终于到了。

“京城到了呢，沙罗。”站在京城的街头，我喃喃说道，伸手触到那一块勾玉，温润得好似沙罗的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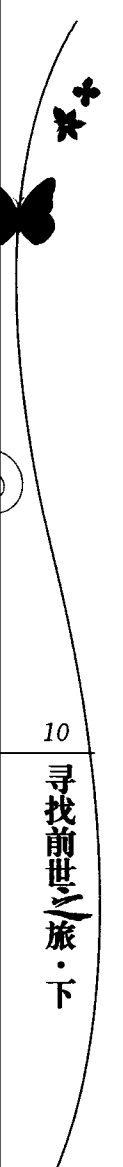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，交错的街道上四处轻扬樱花，粉色的、白色的花瓣仿佛蜂蝶一般随风起舞。时不时的有贵族公卿的牛车缓缓而过，偶尔还可以从帘子下见到一角如云霞般绚丽的衣裾。

比起七百年后的京都，现在的平安京处处透着平和、优雅的气息。

现在，应该做什么呢？任务虽然很重要，但是沙罗的恳求我也不能忽视，而且要接近村上天皇的妃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沙罗的父亲是个贵族，也许从他那里能打听出些什么，不管怎样，总比我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好。

贺茂忠兼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贺茂这个姓，似乎很耳熟。

我忽然感到几道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，抬眼往四周一扫，几个穿着水干的路人正惊讶地看着我。也是，我一个穿着唐装的女子，孤零零地站在异域的街



头，的确有些奇怪，我赶紧侧过头，往旁边的路走去。

刚转过身，我只觉得身体好像撞在了什么东西上，随之而来就是一阵疼痛。

抬眼望去，竟然是一辆牛车，那驭车的人居然还面无表情，一点抱歉的意思都没有。“喂，撞到人连对不起都不会说吗！”我揉了揉被撞痛的腰，拦在了那辆牛车之前。牛车里忽然有个声音响了起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听这声音还很年轻。

“还没死。”我没好气地说道。

那人轻轻一笑，用扇子挑起了卷帘，一个头戴立乌帽身穿冰蓝色狩衣的年轻男子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乌帽下是一张俊美温雅的脸，他那狭长的黑色眼眸朝我有意无意地一瞥，竟透出几分说不出的妖魅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充满诱惑、带着邪魅却又美得让人窒息的眼睛？



## 第三章 阴阳师

“看你的穿着，你不是这里的人，是从唐土来的吗？”他用桧扇朝我指了指。

“关你什么事。”我顶了他一句，忽然感到腿上一痛，忙低头一看，原来小腿这里的衣裙不知什么时候被牛车挂破了，白色的肌肤上隐隐有些血痕，猛一抬头，看他也正注视着那里，我赶忙伸手捂住，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非礼勿视！”

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好笑的神色，道：“不如去我的府邸换身衣服。”

我睨了他一眼，当我白痴啊，谁不知道平安时代的贵族公子们风流成性，我要是去了他家，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。

“不用了，多谢你的好意。”我故意咬重了“好意”两个字，刚转身想走，忽然想到了别的，又转过了身子，望着他道：“你知道贺茂忠兼的府邸在哪里吗？”

他显然吃了一惊，脸色一敛，牢牢盯住了我，一言不发。

“不知道算了。”我刚想走，却听到他低声道：“你是从唐土特意来找贺茂大人的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捉摸不透的神色：“那么，跟我来吧。”

“我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，到底要不要相信他的话，但是看他刚才的表情，又好像真的知道什么似的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会法术，如果不去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不是错过了。

我看了看他，上了他的牛车，扑鼻而来的是一阵淡淡的初春残梅的微香。对了，平安时代的贵族都喜欢熏香，并且根据季节的不同所熏的香也不同，这个男人也不知是哪里的贵公子，还蛮讲究的呢。

一路上，这个男人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牛车渐渐停了下来，帘子一掀，他优雅地下了车，正要来扶我，我摆摆手，跳了下来。他嘴角轻轻一扬，忽然伸手朝那驭车的人一指，那人居然立刻消失而化成了一张画有北斗七星的符咒。

“啊！”我的脑中忽然浮现出平安时代一份特殊的职业。我指着他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你，你是阴阳师？”

他斜睨了我一眼，“怎么，不像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觉得你比较像被阴阳师收的那一类。”





他哈哈笑了起来，带我进了府邸。

府邸清幽雅致，庭院里的樱树和枫树上缠绕着绿色的藤蔓，树下挤着一丛丛银钱花、蝴蝶花、百代草，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草。粉色的樱花花瓣随风飘落在回廊上，让人都不忍心踩上去。

我跟着他到了左边的一个房间门口，他在移门边跪坐下来，轻声道：“父亲大人，我带来了一位客人。我进来了。”

说着他慢慢拉开了移门，房间里坐着一位身穿白色狩衣的中年男子，我不由得一愣，他的眉目之间和沙罗有几分相似，难道这个就是贺茂忠兼？

我的心情一阵激动，那男子看到我，脸上也有几分惊讶。

“父亲大人，这位小姐是特意从唐土而来寻找伯父大人的。”带我来的电眼帅哥毕恭毕敬地说道。

伯父大人？我一愣，他们和贺茂忠兼是亲戚？

“什么？”中年男子脸色大变。

我迟疑道：“请问您是？”

“我是贺茂忠行，你要找的贺茂忠兼是我的哥哥。”那中年男子牢牢盯着我。

我心里大喜，连忙掏出了那块勾玉，贺茂忠行一见那块勾玉，神情顿时激动起来，一把拉住我，“这，这是我们贺茂家的家传之物，你，你是沙罗？”

我呆了呆，正要摇头解释，他已经把我拥入了怀中，哽咽道：“沙罗，你是沙罗，你是哥哥在唐土的女儿……沙罗，太好了。”

“那么，忠兼大人呢？”我急忙问道，也顾不得否认。

他的神色一下子黯淡下去：“哥哥他，已经过世了。”

“啊！”我失声道，“过世了，怎么会！”我的心中一片混乱，怎么会这样呢，这样的话我答应沙罗的事情不是做不到了吗？

“那个，其实我不是沙……”

“沙罗，我知道你一定很伤心，不过既然你来了，我一定会像待亲生女儿一样待你，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吧。”他打断了我的话，指了指那个电眼帅哥，道，“这就是我的长子保宪，以后就是你哥哥了。”

贺茂忠行，贺茂保宪，我在脑海中重复着这两个名字，忽然如梦初醒，怪不得我觉得这个姓这么耳熟，贺茂家族可是平安时代闻名遐迩的阴阳师家族啊。

没想到沙罗居然和阴阳师家族有这么深的渊源。想到这里，我想要否认的话不知怎么被堵了回去，阴阳师进宫的机会很多，也许，将错就错，住在这里，能让我更容易完成任务。

对不起，沙罗。我需要尽快完成任务回去。

“那么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叫做贺茂沙罗，安心地住在叔父家吧。”忠行微微一笑。